

## 寒冬取暖的 铜脚炉

杨应和

天气越来越冷,天南地北的人们取暖方式五花八门:有人开空调,有人铺电热毯,有人装暖气片,北方人家还会烧炕取暖。这不由让我想起了奶奶的铜脚炉。记忆里的童年冬天格外寒冷,那时物资匮乏,没有如今这些便捷的取暖设备,奶奶却用一只铜脚炉,焐热了我整个童年。

我自小体弱单薄,一到冬天就难逃冻疮的折磨。哪怕裹得严严实实像个粽子,依旧冻得鼻涕横流,手、耳朵和脚上全是红肿的冻疮。那些不起眼的小疙瘩又痒又疼,常常被我抓得鲜血直流。奶奶见了心疼,总会搬出她的陪嫁——那只铜脚炉,给我暖身。

每天清晨,奶奶都会用火钳从灶膛里夹出几块没烧透的带火星木柴,铺在脚炉底层,再用火钳轻轻压实,盖上厚厚一层碎木屑,最后盖紧炉盖。不一会儿,炉盖就热了起来,奶奶便催我把手凑上去烘。

铜脚炉的盖子上,布满了细密的六角形小孔。炉内的碎木屑缓缓燃烧,热气从孔中丝丝缕缕地渗出来。起初,一股烟火气袅袅散开,熏得我眼泪直流。等炉温渐渐升高,奶奶怕我烫伤,便在炉盖上垫一块布垫,让我脱掉棉鞋,把脚放上去。暖意从冰凉的脚底缓缓蔓延至全身,周身的寒意瞬间被驱散了。

我们还总爱把蚕豆、黄豆、玉米粒放进脚炉里。几分钟后,炉内便响起“噼噼啪啪”的声响,焦香漫溢整个屋子。我馋得直咽口水,迫不及待地掀开盖子去掏,滚烫的豆子和玉米粒烫得我龇牙咧嘴,奶奶在一旁看得哈哈大笑。

更多时候,我喜欢踩着铜脚炉读书。双脚被暖意包裹着,手里捧着书,沉浸在一页页精彩的故事里。阿拉伯的魔毯、安徒生笔下的小人鱼、憨态可掬的三只小猪、善良勇敢的小木偶……这些鲜活的形象,伴着脚炉的暖气与谷物的焦香,深深烙印在我的记忆里。

时代变迁,许多老物件都被现代化的取暖设备取代,奶奶的铜脚炉也不例外。它被闲置在墙角杳杳,积满了灰尘,生出了斑驳的铜绿,像一件蒙尘的古董。岁月沧桑,睹物思人,那些奶奶陪我度过的、被铜脚炉焐热的冬日时光,早已成为我生命里最温暖的珍藏。



淮河是一卷没有完全展开的绢画。淡淡的水纹托着两岸的山影,半藏半露之间,有千年光阴在缓缓流淌。

古人用“山川江河”丈量四方,现代人却在这条水边竖起文明的尺度。它成了横贯中国南北的静脉,北岸的麦田金黄沉甸,南岸的水稻青翠欲滴。淮水默默入诗入梦,以自身的存在成为南方与北方的分界,一道看不见的线,却比任何界碑都更深刻地劈开了风雨、节气与温度。

沿淮行走,总觉缺了些什么。这条闻名遐迩的界线,竟没有一块可以一脚踏南北,一城环山水,一墙穿千年,一煤享百年的石碑。假若有,站在石上北望,该是黄土高原苍茫的轮廓如铁铸般凝重;南眺,则是长江平原的温润翠色在烟雨

中隐约浮动。更微妙的是风,北来的风带着干燥的尘土气息,南来的风裹着湿润的青苔味道,在此处悄然融合。

当地人的性情里也藏着这条线。说话的尾音,待人接物的分寸,甚至炊烟升起的方式,都调和着南方的温润与北方的旷达。他们既是精耕细作的能手,骨子里又留着慷慨高歌的气韵。

于是我忽然明白:真正的界石并不在地上。它沉在这脉淮水深处,是流动的、呼吸的、活着的界碑。南方文明如青铜鼎器,厚重中铸着庄重的纹路;北方文化似寿州黄釉,灵动里透着清冽的光泽。

而淮水,正是那个让青铜与黄釉同时映出倒影的容器,让两种文明在此沉淀、交融,最终都化作水底温柔的沙。

好都在这里。春天用花叶说漂亮话,冬天用骨骼说实话。

看着它,总会想起祖父,想起祖父的那双手。祖父是个木匠,一辈子都在和木头与泥土打交道。他的手粗糙,布满深纹,指关节因为常年劳作变得粗大。

小时候,喜欢看 he 干活。他的手不大,却很稳。不管是拉刨花,还是凿卯榫,一举一动都很有劲,很笃定。干完活,祖父会坐在院子的老藤椅上,把手搭在膝盖上。那双手就那么静静地放着,手背上青筋凸起。

祖父话不多,日复一日的,用那双手撑起整个家。他身上那股沉默坚韧的劲儿,和眼前这棵树很像。它们都不说话,只是站着,扛着,把所有风雨都默不作声地化解在身体里,最后变成年轮和皱纹。

那根在寒风中微微颤抖的顶梢,像祖父端起酒杯时,那只同样微颤却依然稳固的手。瘦,但是有筋骨。

天色又暗了些,远处的村庄亮起了零星灯火。一只斑鸠落在最高的枝头上,“咕咕”的叫了两声,声音在冷空气里传得很远。它歪着头看了看,然后振翅飞走,消失在灰蓝色的暮色里。

那棵树依旧站在那里,一动不动。风吹过,似乎能听到它身体里深沉的呼吸。

回到老家,总要走过那条小路。那棵比我还大的老树,依旧立在灰色的天幕前,落光了叶子,只剩下一身枝干。

冬日的天色总是灰蒙蒙的,每道枝干的线条干干净净,直愣愣地戳着天,没有半点犹豫。风从旷野上吹过,空荡荡的,从它的枝干缝隙里钻过去,发出细微的哨声。

我走近了些,脚下的泥土冻得发硬。树皮是深褐色的,布满深浅不一的裂纹,纵横交错。有些树皮翻翘起来,露出更浅的木色,摸上去很粗糙。我抬起头,顺着主干向上看。枝桠生长的很有章法。它们遵循着某种规律,一根根用力地伸向各方。粗壮的枝干托着天空,细小的枝条在风中微微发颤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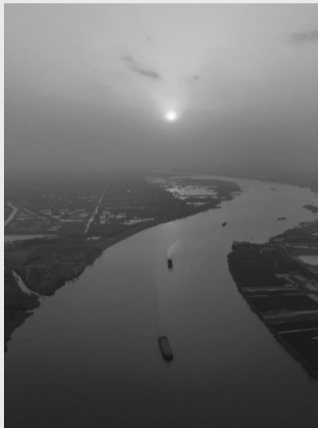
夏天这棵树是另一个模样。那时的它枝叶繁茂,浓密的叶子挡住阳光,树干遮得严严实实。人们在树下乘凉,孩子在树下嬉笑,没人关心叶子下面的枝干。夏天的故事太热闹,反而不真切。

直到冬天,风雪去掉了它所有的装饰。它就那么赤裸地站着,把每处关节和伤疤暴露在空气里。树枝被大雪压断,留下一个疤痕,几根枝条为了阳光,拧成奇怪的形状。这一切好像在说,这就是我,好和不

“文学淮军”  
征文 第十一季

淮水

王全安



冬天的骨骼

樊元毅

